

人文
学术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文艺美学及文化美学

胡经之 著

Literary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Aesthetics

 復旦大學 出版社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执行主编 李 钧

胡经之 著

文艺美学及文化美学

Literary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Aesthetics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美学及文化美学/胡经之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6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1396-9

I. 文… II. 胡… III. 文艺美学-研究 IV. I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0596 号

文艺美学及文化美学

胡经之 著

责任编辑/戴文沁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31 千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396-9/I·909

定价: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受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着手组织“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想起了十多年前由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那套大型丛书先后出版了三十余位当代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自选的论文集,可以说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和检阅。“丛书”从2000年第一辑(六本)出版起,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又有了巨大的进展,文艺理论的建设也继续经历了激荡起伏的进程。现在再编辑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可能历史和现实的语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考虑到出版周期的原因,“文库”计划先期出版十二本。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有成就、有影响的知名学者远超这个数字,所以我们只能优先考虑“三〇后”“四〇后”学者加盟这套“文库”,但即便如此,目前只能有十二位学者入选,还是难免挂一漏万,这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也期待在以后的时间里再能陆续出版。

入选“文库”的这十二位学者,基本上都是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理论文集,记录着每一位作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感受到的深切体验,所获得的宝贵感悟,所留下的坚实脚印,以及靠着艰辛耕耘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虽然无法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成果,但至少也可以折射出它的部分光影,勾勒出它的大致轨迹,对今后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或有些许参照价值,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缘由。

如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作一个大致分期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令后来者怀想的年代。启蒙的激浪,保守的潮汐,新生的欢欣,怀旧的惆怅,都错综复杂地交织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心灵。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文学正名”“回归文学自身”的呼吁,冲破了长期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充当政治工具的禁锢,重新发现和

肯定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学界学习马克思《巴黎手稿》引发的人道主义、人性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得以确立；声势浩大的“方法论热”和稍后的“文学主体性”问题全国大讨论，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文学本质的重新思考先后形成了“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初步框架，为学科在90年代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而贯穿上述种种理论探讨、展示时代气象的主线，则是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充满了争议的碰撞和交融。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集中体现为观念方法的更新和思维空间的拓展。虽然当时及以后批评嘲讽之声不绝，但作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和一代学人的亲身经历，它实际上塑造了文艺理论家们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较之于他们的具体理论成果更为重要的。

经过新时期前十年的理论积淀后，90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新阶段。随着西方现当代文论思想被积极引介到中国，一种迫切想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的现代性冲动也成为国内文艺理论家们挥之不去的情结。9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同时以哲学和文论的名义登陆国内理论界，就是一个富于意味的信号。由此带来的研究格局也显得流派纷呈，思潮更迭，这是转型期中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的必然表征。90年代最值得关注的是1994年前后国内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主阵地尽管不在文学理论领域，但最初发动是在文学界。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大潮勃兴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形成巨大冲击，造成文学创作中“人文精神失落”的现实危机，引发了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的广泛反思，由此才催生出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人文使命等一系列话题。经过这场大讨论，文艺理论界的研究探索在多个向度上向纵深发展：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有了新的进展，“审美意识形态论”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成为文学理论建构中深层次的思考；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译介、研究以及批判性的吸纳始终在争议中前行；与此相关，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今；90年代末，文艺理论界站在世纪之交的制高点上，对整个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五十年文艺学的流变历史和经验得失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历史的反思，寻找继续前进的正确路径……整个90年代，中国文艺学在新的经济社会语境中闯出了多元发展的可喜局面，如心理学、生态学、接受理论、诸种现代语言学、人类学、比较文化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解构

主义、哲学解释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学说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批评方法不断涌入,并与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既相冲突又相融合,进而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论的多元化展开,有些研究方法还推动了文艺学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的建立,如文艺心理学、生态文艺学、文学修辞学、文学人类学、文学解释学、文学叙事学等,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学理论话语和学科形态的建设,使之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时代终于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在加快,现代性焦虑在趋深,中国文学理论又迎来一个充满生机勃勃的新发展阶段。文化研究蓬勃兴起,冲击着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格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视像文化的异军突起,“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主张的提出,在短短几年里迅速转移着学界的注意力,成为新一轮文艺学关注和争鸣的兴奋点;与此相关,在后现代主义文论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下,围绕文学本质问题,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掀起新的波澜;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尤其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成为越来越多的文艺理论家的自觉追求;对西方文论借鉴的态度比过去更加冷静和辩证,盲目崇拜、亦步亦趋的现象明显减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 90 年代偏重于理论的探讨转向了务实的尝试和实践,在古代文论与基础理论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做出了可喜的实绩;文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建构和文艺学教材的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着文艺理论界多数学者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网络文学的迅猛崛起,打破了原有的文学作品生成和传播的格局,向传统文学理论发起了挑战,成为当代文艺学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比起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的文艺学发展显得更加沉稳,更加深入,更加扎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突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自觉努力贯穿于这三个时期的始终。我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标准,从美学的和史学的,到人民的、美学的、历史的和艺术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进展和最高成就。由此可见,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健康的。那种把当代文艺理论要么看得危机重重、漆黑一团,要么说成完全是始终跟在西方文论后面亦步亦趋、搞全盘西化那一套的观点,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所编辑的这套“文库”中的十二本论文集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还远远不够

充分。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在其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的总序中曾经预言，“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收入丛书的众多论文集，“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21世纪的前十五年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编辑的“文库”，同样希望能够作为当代文艺学的一部分思想资料，“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参照、启示和借鉴。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能够在我国人文学术著作出版困难重重的今天推出，实在是极为难得的。这里，我们必须专门介绍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孙晶博士。是她首先主动向我们提出建议，出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她的远见、魄力和眼光令人敬佩。在此，我们代表“文库”的十二位作者，向孙晶总编及复旦大学出版社有关编辑们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们不能不为“文库”的作者之一、我们敬爱的童庆炳先生的猝然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以他今年4月亲自编辑的论文集《文学：精神之鼎与诗意家园》的出版作为我们对他的纪念，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朱立元 曾繁仁

2015年国庆节

序

承蒙朱立元、曾繁仁两位盛情相约，要我提供一卷学术自选集，我深感荣幸。正好，我的五卷文集亦即将同时出版，在李健的协助下，我就以文艺美学和文化美学为重点，兼及其他，选取了 20 余篇文章编成一集，题名就称《文艺美学及文化美学》。

我的学术视野，常因时而变，先是潜心于文艺美学，后又扩及文化美学，晚年更对自然美学增生兴趣，期间，我又涉及比较文艺学和中国古典文艺学。这本学术自选集，就按此分成五辑。但我的学术志趣，在变中又有不变，不变的是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尤爱从美学的视界来看待文艺和人生，一直到天地自然。

人生美梦早年始，我期盼世人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但我得以研习美学，是在进入北大以后，得益于两次精神解放的推动。一次是全国解放之初，北大的学术思想比较自由。在杨晦和朱光潜的指点下，我在 1953 年集中精力研读了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以来的中国现代美学；随后在 1958 年，响应周扬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呼唤，投入了文学艺术的美学研究。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政治运动不断，对美学的关注不时被打断。等到改革开放时代，我经历了第二次精神解放，才得以专心致志地投入文艺美学的建设，并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学的视界逐步拓展。在本书最后的附录中，我收录了一篇完成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文艺学副博士毕业论文《为何古典作品至今仍有艺术魅力》，以及最近写的《学术志趣因时进》，从中可以看出，我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道路，学术思想上的变与不变。

我之所以爱从美学的视野去看世界，那是因为我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领悟到了，美，虽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价值，但和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于人生有重大意义。对需要理论有深入探讨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声称，“人类对于美的需要，正像人类需要钙一样”，必不可少。人类对美的需要，属于对人类起价值导向作用的动力要素，是对人生价值更高的追求，触及人类灵魂的终极关怀。人生在世，适者生存，善者优存，美者乐存。

俗话说得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类对美的追求,广泛而普遍,深入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去。德国美学家德索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中这样说道:“审美需要强烈得几乎遍及一切人类活动。我们不仅力争在可能范围之内得到审美愉快的最大强度,而且还将审美考虑愈加广泛地应用到实际事务的处理中去。”人类对美的追求,已经广泛扩大到事务的处理中了,这就是说,人类在各种实践活动中也要追求美。确实如此。从精神生活到社会生活乃至物质生活,我们都能看到人类对美的不懈追求。在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为了美的追求而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活动,求美的活动在向不同层次推进,不仅产生了精神性的审美活动,而且还在审美活动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实践性的创美活动以及教育实践性的育美活动。

美学在西方初起之时,首先探讨的就是审美活动的奥秘。鲍姆嘉通、康德、席勒等都致力于研究审美活动的独特性,把审美活动和其他的精神活动以及实践活动区别开来,使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黑格尔把美学看成是艺术哲学,也是因为,在他看来,艺术创作乃是审美创造,由精神所主导,精神高于物质,艺术美永远高于现实美。其实,审美这种精神活动是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生发出来的。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本就交织着精神和物质的互动,不过,实践中的思维还没有从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所以还只能称之为实践思维。随着精神活动在实践中的日益发展,作为精神活动一种的审美活动才逐渐独立。审美活动融合了认知、评价和情感,使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统一起来,以审美体验的精神方式来掌握世界。

审美活动从实践活动中独立出来,直接发挥精神作用,给人以审美享受,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获得审美愉悦。但审美活动的功能并不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而是又回归到实践层面,加入到不同的实践活动中去,从而,提升实践水平。审美活动向育人的教育实践提升,不仅培养人的审辨美丑的实际审美能力和参与实践创造美好事物的能力,而且还参与人格塑造,培养美好人品。这种育美活动,内含着审美活动,更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审美活动向创美的实践活动提升,对改造主观世界发生直接作用,间接地参与了改造外在的客观世界。审美,就是人类调解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之间关系的精神中介。审美主体面向不同的审美对象,或受激励而奋进,或因反感而厌弃,对现实的关系作精神调节。这种精神调节转化为美育或创美的实践活动,促使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都得到了优化,进而,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建立起自由和谐的关系,进入天地人心都相和的人生境界。

我也是从审美活动的探索跨入美学之门的。我的《文艺美学》第一章就专谈审美活动。我最早接触的是朱光潜美学，他的美学代表作是《文艺心理学》。此书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点明：“近代美学所侧重的问题是，‘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至于一般人喜欢问的‘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算是美’的问题还在其次。这第二个问题也并非不重要，不过要解决它，必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因为事物能引起美感经验才能算是美，我们必先知道怎样的经验是美感的，然后才能决定怎样的事物所引起的经验是美感的。”他把审美活动中的美感放在美学研究的首位，对美感发生的心理因素如通感、联想、移情等作了深入的探索，但对那第二个问题涉猎不多。

我对朱光潜先生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却颇感兴趣，我想接着他去探索，“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算美”？面对大千世界，现象纷呈，天地自然之象，人文创造之象，人心营构之象，这些形象中既有美亦有丑，依据什么来区别美丑？这种对美丑的探索就不能只停留在心理学的层面，而是要进入本体论或存在论层面作价值分析。审美活动之所以能够发生，需要自我在一定的境遇下和对象相逢，一起在场，形成一个审美场，然后在自我的心中引起审美反应，对审美对象或者发生审美快感，或者发生审美反感，这就和境遇、对象都有关系。自我、对象、境遇，对这审美发生的三要素及相互关系，都应有所探索。

我更关注的是我心中常常萦回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究竟为何？人类怎样才能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这就更需要进入实践论和价值论的层面作探索了。

不错，劳动能创造美，但劳动也可能制造出丑。这个道理早在50多年前我们的导师杨晦就对我说过了。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在这人世间看到了多少真、善、美，却也看到了多少假、恶、丑的现象！有些是大自然为人类造成的悲剧（自然并非全美），但更多的是人类自己的人力所致。劳动创造的是美还是丑，关键在是否能按照美的规律创造。马克思在谈及人类的物质生产时，说到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那是道明人类物质生产的价值指向，应该而且能够，但非一定和必然。物质生产应该而且能够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美的物品，那么，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就更应如此了。依我看，人类的三大实践领域，物的生产，心的生产，人的生产，都应按美的规律来进行，只是物的生产目的是要生产出物的实用价值，踵事增华，审美价值是附加值，是一种依存美，不能喧宾夺主。精神生产虽要以符号为载体，但

目的是在创造精神价值,审美价值在上升。人自身的生产以教育实践为核心,要把人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自由个体,具有优美和崇高的品性。随着现代化的向前推进,我们的美学不能不深入三大领域,探索不同层次的美的规律。

当文化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之时,美学走向了边缘,但我仍爱从美学的视界审视当时的文化现象。依我看来,美的规律不仅存在于人类三大生产实践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类的整个生活实践之中,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以至政治生活,都出现审美化的现象。大众文化的兴起,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标志着中国亦在走向审美泛化之路,美学亦应与时俱进,研究生活实践中的审美现象。我把这称之为文化美学。在我心中,美学既要“上天”,又要“落地”,进入人生实践的不同层次。美学要“上天”,进入精神领域的最深处,揭示出灵魂之美,在自然审美之中如何能迈入“天地境界”这高处。但美学也要能“落地”,进入生活世界,考察生活实践中的现实之美,更要探索低层次的美如何向高层次的美提升。在现代化极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精神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自然生态危机,更向我们发出了警示:无论是精神文化、社会文化、还是物质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都应该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人类不能不向大自然索取,因而要去改造大自然,使大自然人化,但更需要优化和美化才能使人类和自然都得以提升。社会的进步,应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结晶,所以,马克思说:“文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文化发展的审美泛化,大众文化的兴旺发达,此乃历史发展的必然,理应纳入美学的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艺术从此就要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文学艺术就要迎合市场,都要降低到大众文化的水平。恰恰相反,大众文化的兴起,正向艺术生产提出更高的社会需求,在通俗艺术发展的基础上更应有新的提升。精心打造艺术精品,超越旧美,创造新美。正如一个社会不能只靠少得可怜的几个样板来装点艺术世界,反之,也不能只有大众文化的通俗而缺少精美艺术的高雅。艺术生产最需多样,既需广泛普及的通俗艺术,又需要少而精的高雅艺术,更需大力发展吸取了通俗艺术和高雅艺术之长的、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雅俗共赏的主旋律艺术。文学艺术需要百花齐放,形成通俗、高雅以及主流的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局面。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心中的精美艺术或艺术精品,虽然更注重创美,但并非只是有“纯粹美”的所谓“纯艺术”,真、善亦应蕴含在内。只是作为精神

生产之一的艺术生产,比起其他精神生产来,更需要按美的规律来创造。作家、艺术家依照自己的价值理念、审美观念,把自己的人生体验“编织”成具有意蕴的意象和意境,创造出一个艺术世界。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各家关注的艺术重心可能会不同,有的重真,有的重善,有的重美,甚至有时作品的真、善、美还会错位。但是,文学艺术之所以会有不朽的艺术魅力,正是因为其中具有真、善、美的价值。因此,启蒙主义美学家狄德罗把文学艺术看成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自然王国”。我心目中的精美艺术或艺术精品,应致力于融真、善、美为一炉,创造出一个美好的艺术世界。真、善、美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具有永恒价值。美国哲学家艾德勒曾对人类普遍常用的六大观念作过梳理,发现最为人类看重的真、善、美和自由、平等、正义六大观念,真、善、美更为根本(《六大观念》)。而在真、善、美三大观念中,一些后现代的哲学家就更为看重美,把美学提升到第一哲学。我的北大学长张世英的哲学研究,就特别推崇“美的哲学”。他晚年一连写了好几部著作探索美的哲学。我信奉马克思主义,而真、善、美也正是我人生的追求。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作了这样的归结:“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我们的文学艺术,当应更加珍视真、善、美的追求。

我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超常高速发展之后,现代化进程已跨入新常态,需要更加突出“文明”建设,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尤需凸显。这正是一个需要高扬真、善、美的伟大时代,美学发展正逢其时,正可大有作为。祝愿文艺美学、文化美学、自然美学等在新时代都能蓬勃发展,提升水平,更上层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二〇一五年夏,深圳,望海书斋

目 录

序	001
---	-----

辑一 文艺美学初开拓

文艺美学试起步	002
文艺美学及其他	006
论审美活动	021
艺术的审美价值	043
艺术美略论	062
论艺术形象	080
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113
超越古典向当代	130
虚实相生的取境美	139
艺术应求真善美	142

辑二 文化美学待发展

走向文化美学	148
文化美学应时生	154
焕发新审美精神	158
文化美学待深探	172
人文之美靠创造	176
美学伴我悟人生	178

捕捉审美中轴线	191
梁启超的美学贡献	196
蔡元培的美育精神	201

辑三 涉足比较文艺学

比较文艺学漫说	216
艺术的民族特色	222
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226

辑四 中国古典文艺学

重释古典为今用	234
中国古典文艺学的现代意义	242

辑五 向人而生自然美

珍重天地自然美	252
生态之美究何在	259
天地大美有奥妙	264

附 录

学术志趣因时进	270
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	298
后记	325
参考文献	326

辑一 文艺美学初开拓

- ◎ 文艺美学试起步
- ◎ 文艺美学及其他
- ◎ 论审美活动
- ◎ 艺术的审美价值
- ◎ 艺术美略论
- ◎ 论艺术形象
- ◎ 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 ◎ 超越古典向当代
- ◎ 虚实相生的取境美
- ◎ 艺术应求真善美

文艺美学试起步

这部《文艺美学》书稿，从酝酿、构思、撰写到几度修改，时耕时辍，陆续经历了八个春秋。在即将付梓之际，回顾写作此书的心灵历程，不禁思绪起伏，感慨系之。

还在50年代，我在北大攻读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时，师从杨晦学习文艺学，又随朱光潜、宗白华研习美学。那时，就有一个问题时常困扰着我：文艺学和美学是什么关系？文艺和审美的联系与区别何在？

当时，美学争论的主题是：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坦率地说，关于美的本质，当时我最信服的是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的见解。他最先提出美是社会的，又是客观的。后来，他又加以发展，把美看成是一种价值，写出了《审美价值的本质》，颇有见地。依我看来，美是价值说也许不是终极的美论，却是当前对美的较为合理的解释。马克思的哲学贯穿着价值论，在《资本论》，特别是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就是从价值分析出发来阐明资本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科学地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不同，把审美价值归属于使用价值之中。实用价值仅只是使用价值之一种，精神价值亦属使用价值，可称之为虚用价值。我们的美学正可沿着这个思路，深入探索审美价值和其他使用价值的联系和区别。但是，当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在探索文学艺术的奥妙：艺术的特性何在？艺术需要美吗？艺术的审美价值何在？

于是，我的美学探索就从这里开始：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美，但人类为什么还要创造艺术美？

艺术需要美，美是艺术的必不可少的特性。不过，艺术美和生活美相比，究竟有什么特点，在当时我并无太多的了解。在我看来，真、善、美都应是艺术的特性。50年代末，我曾写过数万言的长文，探讨古典艺术为何至今还有艺术魅力（60年代初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基本意思就是说：艺术作品客体本身就具有真、善、美因素；当作品呈现在具有艺术鉴赏力的欣赏主体面前，客体通过主体起作用，于是就产生了艺术魅力。但是，真、善、美在艺

术作品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一时尚难说清，只好暂不展开。

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沉默思索，我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觉得真也好，善也好，要真正成为艺术的内容，都必须通过审美为中介；真、善经过审美之光的折射才能转化为艺术的内容。艺术美和生活美，两者虽都是美，却是两种很不同的形态。艺术美是真善美的结晶，是人对生活有感而发的审美体验的物化形态，用美的物质形式（符号）来体现审美的精神内容，和生活美相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形态。艺术活动不仅只是内含着审美活动，而且还应是一种创造美的活动。在这创美活动中，当然内含着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审美活动内容。但艺术创造内含的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活动，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殊规律。艺术创造，不仅只是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物质形式，更重要的是凝聚了人的独特的审美体验，这又反映出了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如果说，哲学美学主要是研究人类审美活动共有的普遍规律，那么，文艺美学就应着重研究艺术活动这一特殊创美活动的特殊规律以及审美活动规律在艺术领域中的特殊表现。从美学的历史发展看，黑格尔的美学研究中心已转移到艺术领域，他把自己的皇皇巨著称为“美的艺术的哲学”，使美学拓展了一个新的境界。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80年春，我在昆明召开的全国首届美学会上提出，高等学校的文学、艺术系科的美学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讲授哲学美学原理，而应开拓和发展文艺美学。这一点得到了师辈朱光潜、王朝闻等学者的热忱鼓励。接着，我撰写了《文艺美学及其他》（刊198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美学向导》），论述艺术审美本质的《论艺术形象》（刊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论丛》），呼吁发展文艺美学。

我自己则在北京大学作了尝试。1981年，我建议研究生部在文艺学专业中设立区别于哲学美学的文艺美学这一方向的硕士学位。很快，我招收了文艺美学的首届硕士生。为了发展这一学科，我着手撰写《文艺美学》一书，作为文艺美学硕士生的教材。当我发觉文艺美学一课不仅引起了研究生的兴趣而且也吸引了本科生时，我确实受到很大鼓舞。北京大学出版社要把文艺美学讲稿改写成一部专著，作为“文艺美学丛书”的开头，我欣然应允了。

可是，1983年，当我写出了第二稿，出版社敦促我及早发稿付排时，我却又迟疑了。重读一遍书稿，我自己觉得全书的内在逻辑尚嫌不足，脉络尚需进一步理顺，一些关键问题还需深一层展开论证，不能就这样拿出去。宁可